

老蒋的笑容

李杭育

编者按:老蒋,即富阳人蒋增福。先后做过当地乡村学校的校长、广播局长、政协秘书长、文联主席等。

本文作者李杭育,著名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葛川江小说”的系列写作中,受到蒋增福的巨大帮助,结下深厚情谊。

今年4月,蒋增福先生在家中逝世,享年89岁。李杭育回忆起与蒋增福多年来的交往,写下此文。

那天,我又随金乐和文瑶去了富阳大源的蒋家村,再一次拜谒了我老长官蒋公增福的老屋“耐耕堂”。

这里除了陈列蒋公的照片、许多著作和各界名人写给他的书信,墙上还有一组四联画,说的是蒋家村自清代起就有“秀才田”的规制,即各门各支各出良田多亩,归新科秀才家耕种并拥有全部收成。若仅一人考中则一人独享,多人考中则多人共享;若无新秀,原有秀才继续享有,直到新科秀才登榜。到了民国时期,这项规制稍有改动,凡高小毕业均享有“秀才田”之收获。

在那时的蒋家村,受教育、有文化,不仅是有丰厚的物质奖励,还能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荣耀。我想起许多年前蒋公曾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他当年高小毕业,算是秀才了。清明祭祖,蒋氏宗祠照例摆开酒席,由代表宗族的各门长老和一帮年轻的秀才在里面聚餐,他也在其中,而他的父亲只能在门外看着。不光看着,父亲还得意洋洋,因为他的儿子在里面吃呢!

这就好理解为何蒋家村一代一代地人才辈出。

尊崇文化,终生学习,不仅让只是高小毕业的蒋公在为官之余勤奋写作,成为富阳乡邦文学的高产作家,也让他博得慧眼识珠、爱惜人才、尽其所能成全后生的美誉。我就是被他赏识、受他庇护、由他成全的一个。

虽然我1979年1月,还在念大二的的时候就发表小说了,但真正形成我自己风格的写作却是在富阳工作期间开始的,具体说,就是我在蒋公麾下的富阳广播站做编辑的1983年,我写出了“葛川江小说”的最初三篇,其中的一篇《沙灶遗风》获得了该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另

一篇《最后一个渔佬儿》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在北大教授陈晓明主编的“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丛书”之《寻根文学》卷(作家出版社,2018年)中,按作品发表时间排序,《最后一个渔佬儿》排在最前面。据此,可以说“寻根文学”起始于蒋公领导下的富阳广播站。

其实,1982年我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来富阳,起初并没有分配到广播站。那时的人事局要我去大源中学当老师,我很抵触,迟迟不服从分配,跟人事局表示只要不做老师,分配我做什么都可以,哪怕把我分配去一家汽车修理厂我也接受,毕竟我上大学前就是修汽车的。当然人事局是不可能这样违规操作的。于是我决心放弃分配,弄张执照,以卖棒冰为生。当年的富阳人事局最让我感到被羞辱的是,他们居然说我年纪小,不懂事,要我带家长来说才算数。我父亲没了,长兄为父,我便让哥哥代表家长来,表示我们全家都支持我的决定。可是人事局又缩回去了,硬是不肯退还我的档案材料。

在和人事局长达两个月的僵持中,有杭州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蒋公,我向他表示愿意去广播站工作。蒋公知道我此时已经是省作协的会员,应该是具有不错的写作能力。他爱才,去问人事局要我,不成。后来他跟我摊牌说,要给人事局台阶下,我得先服从分配去大源中学,然后他保证一年之内把我调到广播站。那时我俩还只见过两面,彼此还不了解,蒋公只能说,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去大源中学报到。信不过,也正常,我们还不熟嘛,该怎样你自己考虑吧。

我信得过他!因为我从他脸上看出了很本色的那种真诚。果然,才几个月,暑假还没过完,蒋公就把我调到了广播站。

许多年以后,有一回我回富阳,和蒋公以及当年在广播站工作的一群同事,董文儿、赵晴、鲁顺光、朱正红、孙希荣、蒋文瑶、陆洪勤等等,由当时的局长夏立中请饭并带我们参观广电大楼,被我们戏称为“老广播视察新广电”。董文儿(同事们都叫他“阿儿”)是我当编辑时的广播站站长,在那天的饭局上他头一回对我“泄露”,说他曾经去找老蒋(广播站的人都这



本文作者(右)与老蒋的最后一张合影。

张恬怡 制图

么称呼蒋公)告我的状,因为我三天两头迟到,有时上班还在写小说。却不料,他反遭老蒋批评,说他弄不灵清,说这个李杭育迟早要高飞,人才难得,我们要成全他。阿儿说,“你看老蒋有多包庇你!”

其实,受老蒋“包庇”的远不止我一个。至少在整个编辑组,老蒋对每个人都是蛮欣赏的,也因此很包容我们。照理说,上班时间不该玩耍,可编辑组所在楼层的那个宽敞的楼梯口,居然有一台康乐棋架起来摆放在那里,就是让我们在上班时间玩的。老蒋的办公室也在这一层,他进进出出,把我们玩康乐棋玩得亦乐乎的场景都看在眼里,却从来不责怪一句。我猜想是他心里明白,他手下这帮精兵强将都已经做好了各自的工作,他完全可以放心。后来,局里还索性举办了康乐棋大赛,我拿到了平生唯一的冠军,奖品是一个橡胶热水袋。

蒋公“包庇”我,意在成全我。他先是一套光緒富阳县志借给我,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富阳。于是,我白天编辑当下的富阳新闻,夜晚阅读富阳的往昔,如此纵横交错,让我很快将自己浸淫在富阳的古今叙事中,幻作思绪、意趣游荡于富春山水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蒋公为我提供了我在那个时代的“葛川江小说”或者说“寻根文学”的催化剂,半年后我就写出了《最后一个渔佬儿》和《沙灶遗风》。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的土地》更是与蒋公直接相关。

那时的县广播站只有一两个记者,大

多数稿件来自各乡镇的业余通讯员。他们的写作水平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质量,因此广播站每年都会派出几乎全体编辑人员下乡辅导他们,为时一个月,只留一个编辑处理每天的富阳新闻。那一年留下的是我,编辑每天十五分钟的新闻节目,总起来大约三千字的文稿,通常不少于十篇,却是从一大堆来稿中选取出来,工作量不小。连站长董文儿也下乡去了,我每天编好稿子直接送老蒋审稿。一个月后同事们返回了广播站,我可以休息休息了。老蒋说要稿劳稿劳我,不是请吃饭,而是带我下乡体验生活。约莫用了四五天,他带我去了大源、里山、渔山和东洲。记得在渔山那一晚,我俩住在一个农户家。主人是土改时期和老蒋一起工作过的村干部,他俩一晚都在叙旧,回忆当年的人和事,我则跟着他家的儿子上山打猎。虽然啥都没打着,却也听了一晚那小伙子讲打猎和猎物的事。

最后一站是当时俗称“大沙”的五丰村,老蒋和我在那沙洲上住了两晚,白天看江上的沙农们驾船挖沙,晚上听农家老少讲他们的故事。正是在那个沙洲上,从那两天起,我开始酝酿《流浪的土地》……

我和蒋公的故事整整四十年了,一直延续到今年三月,也就是他去世前的一个多月。那晚他请饭,在富阳城区的富春大酒店。席间,留下了我和他最后一张合影。四十年来,他这样宽厚、诚挚的笑容一直没变,也将一直留在我心中。

踏歌行

星星也笑了

竺泉

有些小星星
挂在黑黑的夜空
他们很想发光
月亮却是冷冷的
于是
他们伤心地掉了泪
后来
有些温暖的手
牵起他们的手
并亲昵地告诉他们
孩子们,我们一起
去一个燃烧火焰的地方吧
那里没有伤心的眼泪
有的是快乐和微笑
太阳笑了
星星也笑了

作者的话:谨以此诗献给需要更多温暖阳光的自闭症儿童和奉献慈善爱心的人们。自闭症群体普遍存在与外界交流沟通的困难。自闭症儿童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如同天上的星星,一人一世界,独自发光。但“爱的太阳”可以使他们获得微笑成长的巨大能量,迸发出人生闪耀的星光。

喜欢

李明亮

那些离大地近的
熏染着泥土气息的事物
都是我所喜欢的

无论是苍翠的植被或低矮的云朵
还是羸弱的枯草或淌着冰凌的河水
无论是辛劳的走鸟鸟雀或游鱼蛇虫
还是扑面而来的飞蛾或耳边的一声惊雷

只要它们终究会落回到地面上安家
我就没有理由不喜欢它们

履处留痕

感德村“仙居”

张飞远

一泓清水穿村而过。古云:“水至清则无鱼。”而此则不然,各种大大小小的溪鱼,成群结队撒欢儿,翱翔浅底竞自由,不断变换着优美的游姿,似乎在喜迎游客。

这是感德村,位于仙居县白塔镇。初夏时节,笔者踏访到此,真切感受到村美人和民富,风物长宜。

村内有一条有名的感德堰,据说,修建于南宋。水堰长达6公里,是当地2万多人生产生活、1000余亩良田的灌溉用水。堰渠开通之时,因暗涵堵塞,一位堰工钻进涵洞疏通,被水冲走,不幸遇难。村民为感德堰工的辛苦和牺牲,取名感德堰,并在附近山坡上修建了堰工庙。

村里的党总支书记王明奇说,这个故事是口口讲述,代代相传。传承感德,更要讲好新时代的感德故事。

感德村紧依国家级5A景区神仙居,山清水秀,良好的生态是大自然的馈赠。这些年,感德村对风貌整治提升,投入了1000多万元。提取感德文化元素,整修感德堰,建造感德园、感德池、感德廊等;对具有保留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修缮保护和活化利用,两座老四合院,30多间房子,已全面整修,一座恢复的百年豆腐坊,游客可沉浸式体验“磨豆腐”,一座恢复的汉青染坊,传承非遗蓝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走在村里,新房和古建和谐融合,毫无违和之感。

“契合自然,融入景区。”王明奇说,感德村有这番优势,就要和景区应景,精心打造村内旅游线,2021年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风貌提升成为感德村宜居宜游业的新标识,也成为与共同富裕对话的重要窗口。

美景引得凤凰栖。来自上海的业主方勇,租赁了村里的旧办公楼和古民居,开办民宿。一期投入700多万元的融悦民宿,已经开业,二期也已做好设计。投资1亿多元的央地湾悦柳酒店,投资25亿元的艾绿芳香度假小镇,都在火热施工中。村民也相继开起了7家民宿。感德村的水,有“仙居的马尔代夫”的美誉,吸引青年创客黄山租赁民居,创办CLUB户外运动俱乐部。

务工不必去远方。茶山上一片金黄,采茶女工娴熟地采摘黄金茶,茶香伴随欢声笑语四处荡漾。62岁的郑彩花高兴地说:“在家门口打工真好,一天有150元左右收入。”100多名村民,在民宿、茶园、杨梅山、工地等打工,基本能满足在家的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余森海、王均彩两位残疾人,被安排在村里的公益性岗位,每年也有3万元左右收入。王明奇介绍,2021年村集体收入近500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143万元;每位村民股份分红1200元,老人补助300元,重大疾病补助300至2000元。

如果说,“神仙画游”是亮向世界的一张仙居版富春山居图,那么,感德村则是这张新时代山居图上靓丽的一笔。

在这里,我们读出了“堰”的动力、“水”的潜力、“陆”的活力。一条精神富有、生活富足的感德之路向着未来不断延伸。

艺境

《罔两》

摄影作品(局部)舒巧敏 作

庄子《齐物论》造“罔两”一词,意指“影子的影子”。作品以瓯江鱼类为创作母题,使用古典工艺、医学生物影像、负像及微观等技术方式,将鱼的内涵外延并抽象化,呈现对“瓯江”的诗性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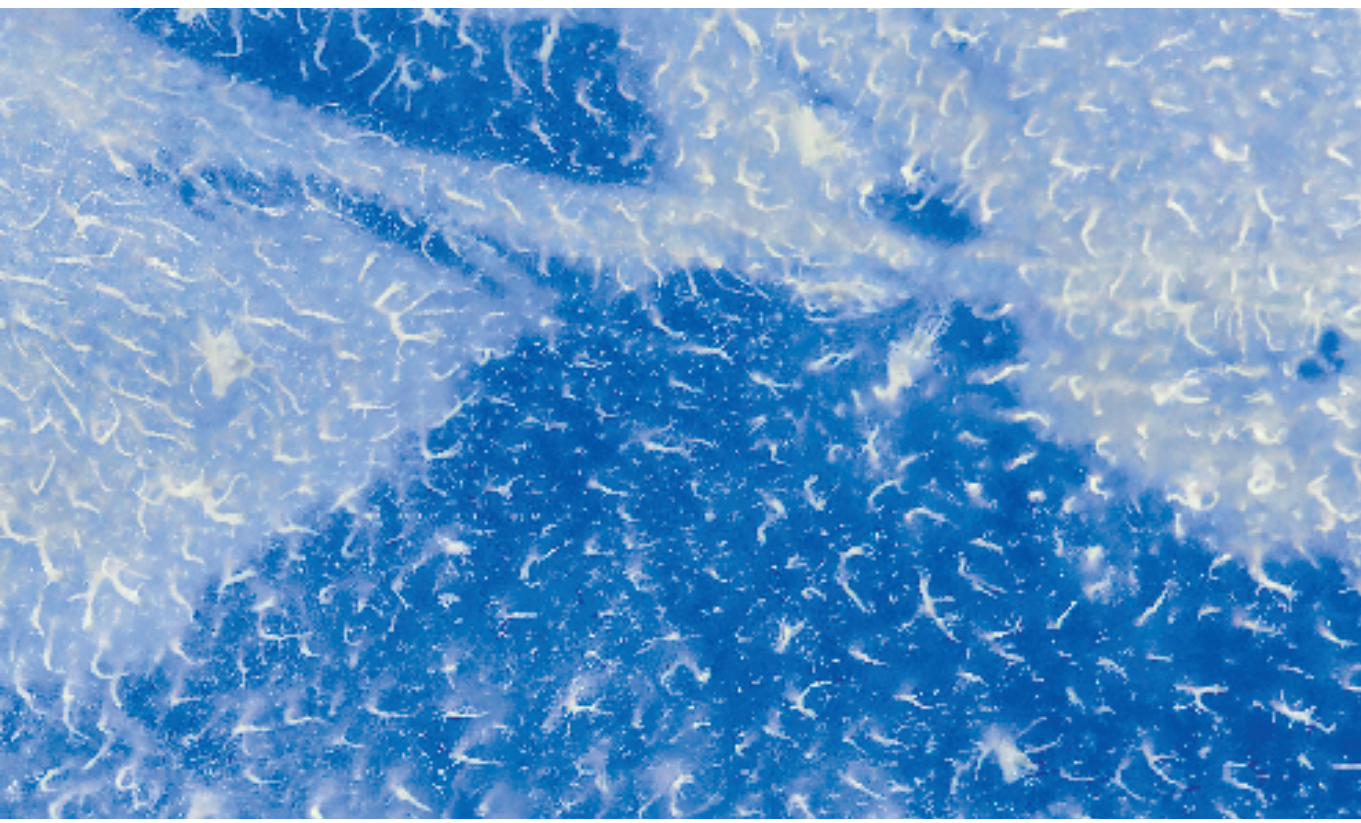
然香气水乳交融,口感奇妙。

外婆先让我们品尝了热乎乎粽子,再将一部分粽子收拾在一小竹篮里,剩下的分给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会端来她们做的粽子。粽子煮好冷却后,挂在楼板榧条的大铁钩上通风,糯米糍入了碱,保存半个月没问题。

冷粽子与热粽子相比,别有风味,流动的空气日夜抚摸它们,吃起来更加Q弹,也更有筋道。我很喜欢吃冷粽子,同样蘸白糖,嚼出沙沙沙的声响。

家乡的稻草灰汤粽沿袭传统,色味俱佳,还蕴含着民间医理智慧。稻草灰有清热解暑收敛之功效,端午时节已是入夏,与切菖蒲艾叶叶喝雄黄酒等祛邪之事相呼应。《本草纲目》说它有散寒消肿、消症破积的作用。解糯米之黏性,助胃消食。乡人还用它做九层糕、冰凉粉、腌咸鸭蛋等时令之食。棕榈叶和箬竹叶叠加了稻草灰汤的香气,它们本身都是中药材,有降血压、愈劳伤虚弱和抗氧化、清热利尿的作用。

端午临近,各式粽子琳琅满目,但我还是十分怀念家乡的稻草灰汤粽,它天然、清新,经自然风物的润染,如温婉恬静、端丽冠绝的女子,无需言语,望一眼便在心中地老天荒。



端午寻味

家乡的灰汤粽

叶青

我乡人包的粽子颜色比黄金更金黄,光泽比黄金更璀璨,密实紧致如同人体上最健美的比目鱼肌,在家乡玉环的大地上,芬芳了我的青春岁月。

金黄色的粽子是用稻草灰汤煮出来的。外婆说我们祖上生活在福建沿海,男人出去讨海,女人在家里琢磨做点好吃的,后来发现稻草灰水有一种特殊的清香,用它做米糕可以存放很久,在包粽子时也用了起来。随着迁徙定居,这种古法被带到海岛玉环。

家乡的早稻有一部分种植在丘陵地带。七月,农民开始收割早稻时,我外婆就认准了丘陵稻田的稻秸秆,农户总是招呼多拿几捆。亲爱的外婆个子偏矮,她抱着不多不少的三捆稻秸秆回家,穗头如纷繁的花瓣在头顶摇曳。

外婆把早稻秸秆浸泡在水里,去掉外层杂叶,剪去头尾,洗净灰尘,在大竹匾上晾干,齐簇簇的稻秸秆在阳光下闪耀金灿灿的光芒。晾干后,收入麻袋保存。

外婆把湿润的白纱布一层一层铺在筛子上,把去年洗晾干净的稻秸秆一部分铺在白纱布上,做成密密匝匝的过滤器。另用一个旧铁锅燃起大部分干稻秸秆,稻草灰一段一段落在旧铁锅里,当收了最后一抹灰后,立即把稻草灰倒在圆木桶里密

实的稻秸秆上,干柴烈火呼之欲出时,迅速拿出大水舀,将身后的一大锅开水不停地往稻草灰上淋,似灭了它燃烧的热情。稻草灰如同干渴的沙漠,一下子滋滋吸干水分。随着外婆不停加水,木桶发出叮咚声,再哗啦啦响,一种特殊的液体在水中洋溢起来。

外婆用木铲子一边松开凝结的稻草灰,一边慢慢加水直至稻草灰水溢上筛子。静置良久,提起白纱布,木桶里便是琥珀色的稻草灰滤水汤,也叫碱水。由于多层纱布和稻秸秆的过滤,晶莹剔透。

端午时节,棕榈亭亭玉立,外婆早就盘算今年买几支棕榈枝、几把箬竹叶,为包粽子精心准备。

据清代《特开玉环志》记载,端午以箬竹裹糯米为角黍节糕,邻里相馈赠。可见包粽子是家乡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乡俗。

外婆手艺上乘。她用两片粽叶折叠一个暗藏防漏内角的圆锥筒,左手固定,右手舀入糯米平铺,双手捂着锥形筒随手背在桌面上震两下,让米粒紧实,再用手抹平,用力一压,立马将两边的粽叶顺折下去,折出尖角,快收盖帽,紧锁锁舌,麻利地扯过棕榈条,绕三两圈系紧粽身,再打一个漂亮的活结。经络明显的箬竹叶在她手中服服帖帖,顺从其美,整个过程